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八十八

宋　蘇軾　撰

墓誌銘二首

范景仁墓誌銘

熈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葢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

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葢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茍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

道令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龎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鎡以

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廟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

直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龎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獘謂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户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

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甞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温成葬除觀察使凡

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别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熈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

寛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閤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

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

吏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内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

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

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廪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刋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

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争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

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駮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温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

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顔復立於朝請致仕䟽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

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朞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令上即位遷光禄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

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顔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

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語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

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宫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公

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鍅

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兒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龎直温直温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説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録玉

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
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卻胡騎及奉使契
丹衆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出使遼主首
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
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
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
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實封五百户娶張氏
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

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歳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吴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户叅軍祖朴長杜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愿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巳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

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熈寧新法與王安石吕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輒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趍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熈寧以來孰擅兹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遁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之勝脫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

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
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
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
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
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

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己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葢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熈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

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絶人家貧無書甞就人借三史旬日輙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甞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為

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
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
譴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
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
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覆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
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
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

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

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虚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吕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令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郡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

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陜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冦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聽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脩完賊至無所得及

慶歷元年西方用兵葢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敕邊吏勿絶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

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
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
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巵以
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
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北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
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
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歷自乾興至慶
歷廢不修以屬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

繫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絶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為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絶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

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絶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斷
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國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
納卿誠欵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户失舅
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
封册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
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于宫妾宦
官濫恩横賜皆力争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
語為髙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

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髙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葢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

宗榷河北鹽犯輙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彼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彼獲福乎彼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

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比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宫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為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歷中衛士夜逾宫垣為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

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

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

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
胥吏僮奴皆可以搆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
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
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
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
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憸
訣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
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嶮而擠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

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毁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内銓建言畿内税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内税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昪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

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
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為禮部
侍郎知滑州改户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
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
有卭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
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
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
會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

陜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髙寇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輙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髙母

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

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

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

歲而粮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

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

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

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

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

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歷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為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箄篥城之西壓秦境上

屬户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旨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

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從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名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為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

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歷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

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户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

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

謂朕手詔爲内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

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

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

鎮節鉞且虚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

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

誥鄭獬内東門别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

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

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為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太宰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

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陜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揺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横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

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犨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吏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

攺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逺畧如夏州李彜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禄賜寛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輙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歳有契丹之虞曹彬劉

廷議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内徙李彛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邉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禮趙德明納欵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嵗邉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儌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歴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䇿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

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
來上問來意安在公曰敵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
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
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
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彼交
口上曰朕念慶歷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
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
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

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前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録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稟上之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吴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契丹可也充啓用其説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宫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𤼵易汴渠公曰此祖

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䡖兵安所仰食則朝廷
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
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
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方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
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
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
之故人皆為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
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

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
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
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
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
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
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
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阯氣

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褻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徼于為宋始封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

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宫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輙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宫其親屬

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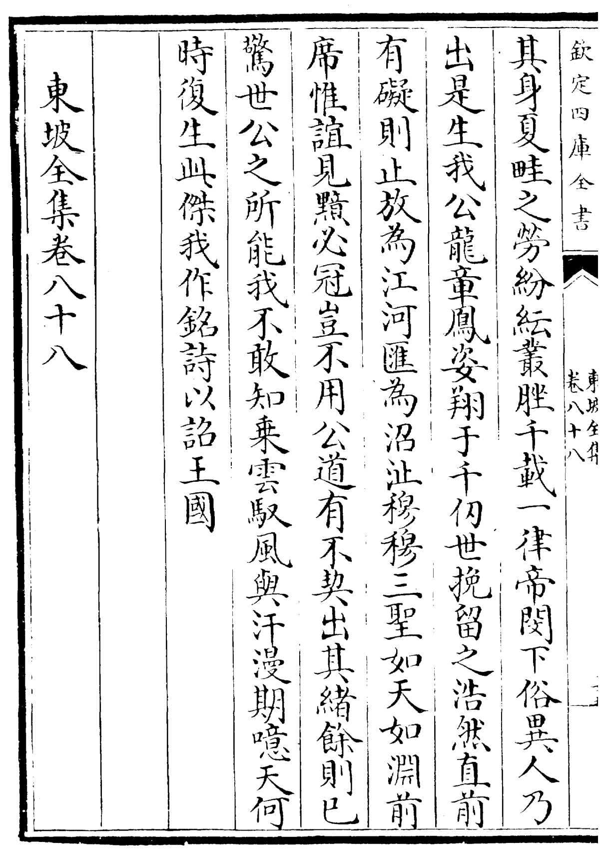
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扎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吴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物㦯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

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為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

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容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為喜功利之趍謗毀是逃我觀



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畀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為江河匯為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諠見黷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東坡全集卷八十八

東坡全集卷八十九　　宋　蘇軾　撰

墓誌銘十二首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内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

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𢘆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輙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

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
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
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
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
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
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
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
吾直上知吾忠吾可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

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絶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歴事三宗逮與天聖景

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為晩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輙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

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巽巽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

書贈右僕射珦珦生太中大夫睦州刺使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㓜㓜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曽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髙贈中大夫曽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歳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竒之敎以為文希文為蘓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竒其文擢

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户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悦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

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爲罷之
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劉
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欵不
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内憂京師郡國地震
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悦出公知秦州上面
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
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歳契丹遣蕭林
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

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茇舍

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頹者為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頹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頹頹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簒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

至今為患今東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開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定州

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
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
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
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
在此敵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
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
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
詔曰寛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

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賛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熈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彦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彦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

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
謫守池安皆以静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
韓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
貧不克葬公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毁卒公既
助其葬又為買田賙之敕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縁為姦
民被其毒公案䟽姦狀上為罷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
公常割俸以賙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
士歸心焉自揚徙鄆嵗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

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

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
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
蓋活五萬人云從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
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頼以生而有
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
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
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
隙有冦而失備與無冦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沿邊

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髙下而

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黄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悦捃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隷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夫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

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吴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為强弱令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吴二寨之間刼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典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决大議

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禄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户實封至八百户贈銀青光禄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

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

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被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説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

嵗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藋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為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為徐州子立為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遹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

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𩟎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謚忠穆

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禄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蘧子開葬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為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為榮不貴非其羡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蘓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為無服兄九嵗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

為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塼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為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

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勑其子孫皆
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
莫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
于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
次士隆次紹賢為成都副僧統孫十三人悟遷悟清悟
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
曽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
與蜀人張隠君少愚善吾先君宫師亦深知之曰此子

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冊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塋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之東松栢森然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黃冠師子厚獨狷

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為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輙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

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

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黄冠詩棊醫卜内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

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寛

毋復清詩助痟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驂青鸞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

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瘞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為世養于蒙以待承平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之仁致麟鳯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鳯鳴其郊公為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

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烏陽是逢始葬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襚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丘子孫公卿有進無羞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為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猳昔其

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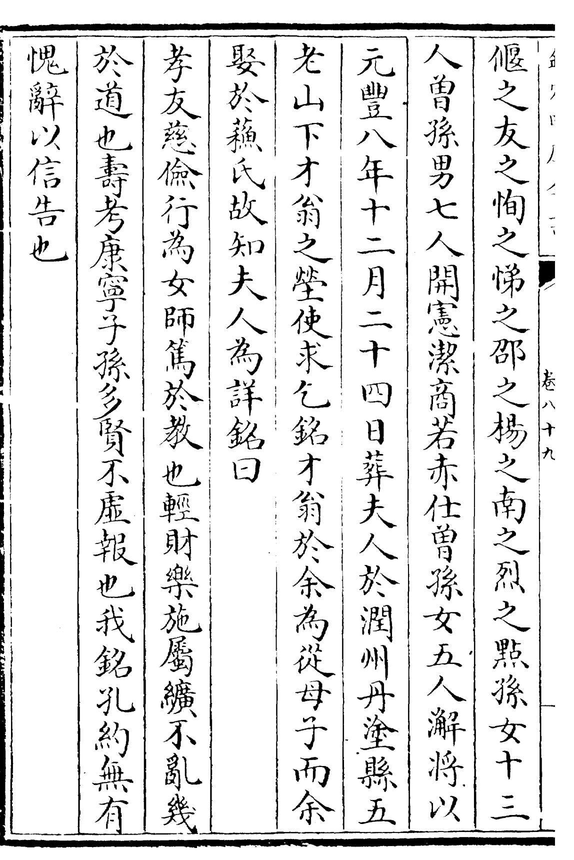
劉夫人墓誌銘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蘓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

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闢皆有盛名蘇氏既大
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
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
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
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
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聖闢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
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壻也杜公聞而賢之曰
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涓澥吏守壽春已而涓守

襄陽澥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洧從平陽道
京師于注為尚書郎拜覲門外士大夫榮之洧侍夫人
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洧不已後涓
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
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
而寛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輙慙而化性不蓄
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涓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
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

踈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為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尚書郎贈光禄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涓朝奉大夫知潞州澥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賛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汝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為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



傴之友之恂之悌之卲之楊之南之烈之黙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仕曾孫女五人澥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塗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余爲從母子而余娶於蘓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

忘君輙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為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輙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鋭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

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朞年
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
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
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
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

于杭容徐湖譎于黄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黄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東阜黄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䰟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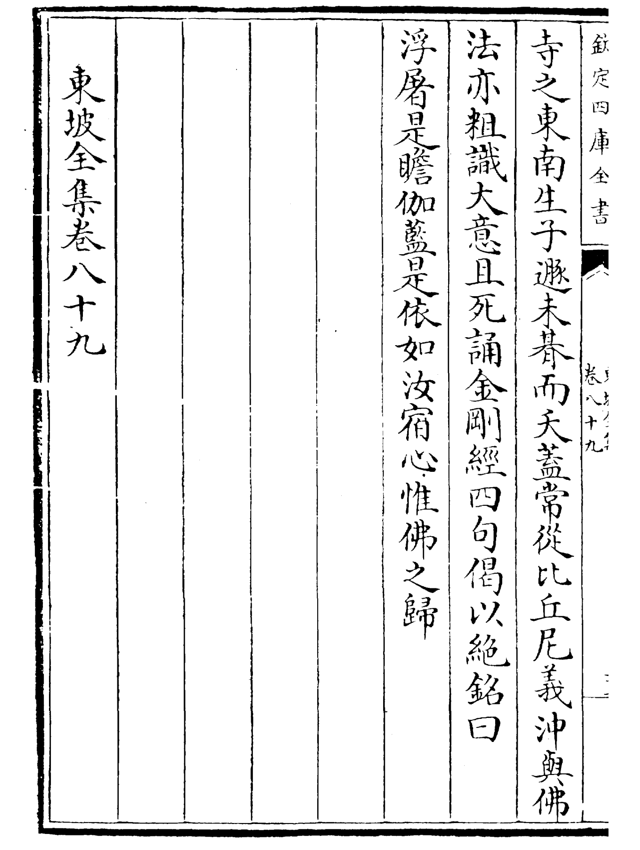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頴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

巳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朝雲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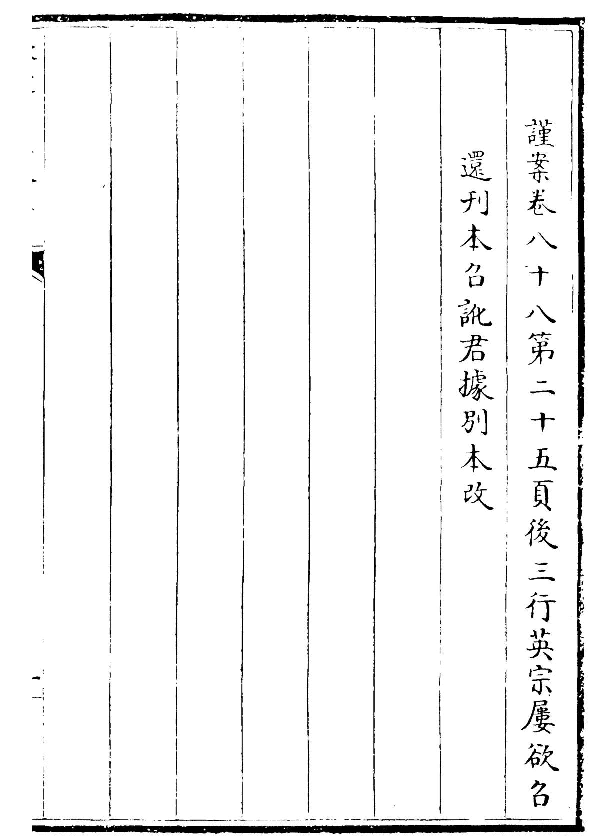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



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朞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沖與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絶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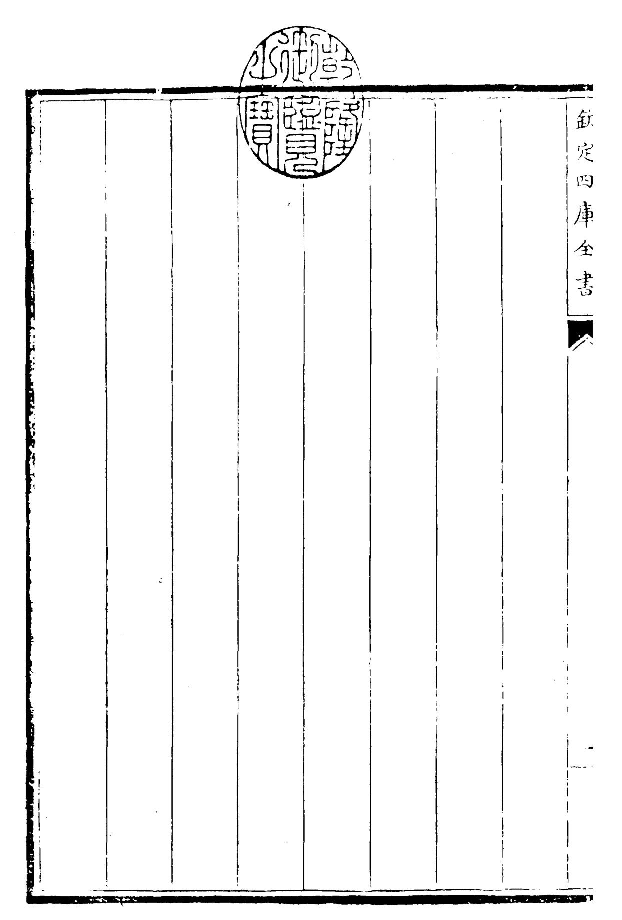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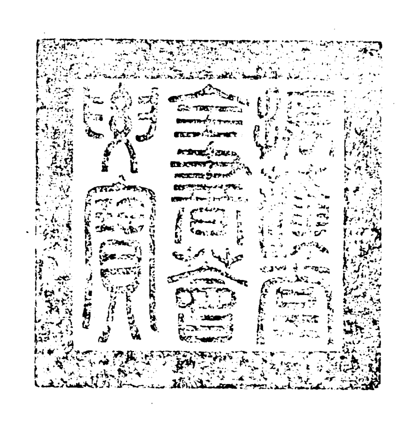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八十九



謹案卷八十八第二十五頁後三行英宗屢欲名

還刋本名訛君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